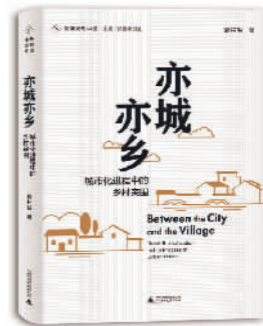


新书榜单

城乡异识下的思维模型

《亦城亦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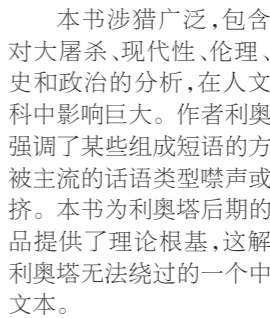
夏柱智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面对转型,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乡村治理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等是体制、机制因素,传统文化和农村社会形态则构成了转型的社会因素。中国社会结构亦由此呈现出城乡互构、亦城亦乡

《异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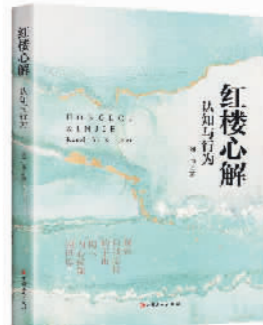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著 周慧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涉猎广泛,包含了对大屠杀、现代性、伦理、历史和政治的分析,在人文社科中影响巨大。作者利奥塔强调了某些组成短语的方式被主流的话语类型噤声或排挤。本书为利奥塔后期的作品提供了理论根基,这解读利奥塔无法绕过的一个中心文本。

《红楼心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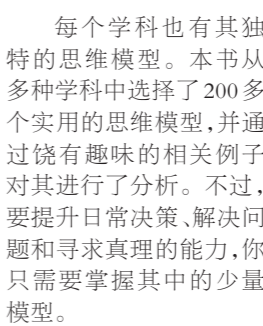
刘广迎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本书试图解释内心镜像的世界,让心理学家与小说家互相碰撞,让科学与文学跨界交融,揭开关于心事的秘密,探索其中的规律与言行轨迹,解析人们日常行为的心理机制,深刻阐述人们在与社会现实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极为丰富的心理镜像与行为活动。

《思维模型》

[美]加布里·温伯格 劳伦·麦肯 著 王岑卉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每个学科也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型。本书从多种学科中选择了200多个实用的思维模型,并通过饶有趣味的例子对其进行了分析。不过,要提升日常决策、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寻求真理的能力,你只需要掌握其中的少量模型。

(晓阳)

独具魅力的诗歌之美

——读王宜振《少年抒情诗》

唐德亮

王宜振的诗集《少年抒情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因风格独特且富有魅力。

那么,《少年抒情诗》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

一是诗美的追求。作者王宜振多次获全国儿童文学大奖,对“诗美”有执着的追求。艺术品的,是美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高度统一的美的“结晶体”。王宜振的这本《少年抒情诗》,就是这样的“结晶体”。譬如《初春》(二):“昨夜,花儿伸出一些舌头/吐着春天喷香的味道/谁也不曾留心/春天已悄悄来到/昨夜,春天投来淡绿的眼神/发痒的小树长出一身羽毛/春天听说比我们小/春天赤着脚丫在大地奔跑/只有露珠给它拍了一张小照/瞧吧,春天在小小的露珠里微笑。”

“春天”的意象是虚的,但诗人将其其实化,使之在富有动感的同时,让“春的意境”灵动而富有生气。王宜振的诗歌,既有典雅的美,如写春天的系列,也有粗犷的美,如《陕北颂》为代表的陕北系列。

二是艺术上善于探索创新。王宜振是上世纪70年代末步上诗坛的,他的作品创新意识似乎更强烈。他的探索创新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的超常。比如写春天,那首入选北师大版中学语文课本的《初春》(一)就是例子。一些新芽,像鸟啼/啄得小树发痒……采一片树叶做一支笛管/把春天吹得摇摇晃晃/走进家门抖一抖衣袖/竟抖出一地春的芳香”。又如《夜的嘴唇,吹着亮亮的小调》,“吹呀吹呀/吹来一个金苹果/慢悠悠地滚上天空/微笑着/铺开金色的光芒”,富有张力。再如《树的苦恼》:“一只小鸟/给一棵树讲了许多飞翔的故事/树听着叫着流泪了/树也是一只鸟/树有许多翅膀/树不能飞翔/树的苦恼/是夜晚老做飞翔的梦。”树也有苦恼,也会流泪,这之中的实质,其实是一个象征、隐喻,表面上是写“鸟”与“树”,深层的意蕴则是写人,写有许多“翅膀”而不能“飞”、“无法”飞”的人。

其三三是善于在词语运用上出奇制胜。王宜振这本诗集,几乎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或几个特别活、特别灵动、精彩的词,使全句或全诗顿时活起来。如《摸亮》的“摸”字,含义丰富而鲜活。又如《它想把那只巢喊出芽儿》的“喊”字,“树枝在血管里喊……一棵树张开了/无数个舌头的大嘴/喊呀,喊呀/它想把那只巢/也喊出芽儿”。这一“喊”,树活了,诗也活了。还有《抖落》《掏出》《斗笠》等等。《斗笠》中的“编进鸟鸣”“滑进你的梦境”“把一轮白昼的月亮嵌在头顶”等,都异常精彩。由于有了这些精彩的富有独创性的词与句,加上精巧的构思,优美的意境,使《少年抒情诗》成为一本有独特审美价值与很高艺术品位的经典之作。

在报刊亭不断消失的时代,有人创办新杂志,也有人把纯文学刊物办得风生水起——

有待重新耕耘的阅读空间

阅读提示

院士执笔撰文,《问天少年》每期都能卖到5万册;“可听、可看、可参与”的《十月少年文学》,6年里发行量跃升到了10万册。期刊,仍有广阔阅读空间等待开拓。

本报记者 苏墨

“问天实验舱发射本来是要组织小读者们去观礼的。”航空杂志社社长、《问天少年》主编俞敏在她的办公室对《工人日报》记者遗憾地说,因为疫情,本来这场与杂志非常有契合点的活动办不成了。

《问天少年》是专为中国8~18岁青少年打造的原创航空航天领域少年期刊。今年1月创刊。

“报刊亭都找不到了,还办一本新杂志,咋想的?”自从五六年前有了这个想法,俞敏听到的都是反对的声音。数据也显示,2021年,我国纸质期刊的人均阅读量为1.90期(份),且呈逐年下降的态势。比舆论和数据更现实的是,没钱没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杂志,一问世就火了。“每期都能卖到5万册,而且往期都还在加印。”俞敏一连说了三遍“没想到”。

同样风生水起的还有纯文学杂志《十月少年文学》。

“这个名字,成了!”

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俞敏和《航空知识》编辑部主任武瑾媛在去年3月,对坐着审读第一期样刊。内容没问题,主要是刊名《小小空天工程师》,大家都不满意。

“想突出少年,后来瑾媛想到了刚刚到达火星的‘天问’探测器,于是就有了《问天少年》这个刊名。”俞敏回忆时依旧很兴奋。“第一年就能达到1.5万册的印数。”在纸质刊物日益不景气,停办、减印的当下,报出这个数字,非常敢想。

让孩子们看到中国的航天航空科技

俞敏他们憋的这口气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时我国的月球探测器、火星探测器都已经成功发射,但在那些销量火爆、被网友推荐的版权合作刊里根本没有被提及。里面出现的宇航员、空天工程师也没有中国人的面孔。”因为这事儿,航空知识杂志社的编辑们遗憾了很多年。“我想让孩子们能看到中国的航天航空科技。”

俞敏大学毕业就来到杂志社工作,她还记得当年杂志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小

楼,好多人学的新生都会去那里看看,因为他们都是看了《航空知识》才下决心投身航空航天事业的。

这本创刊于1958年的杂志,着实影响了几代人。“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也说自己就是《航空知识》的一位读者。

2018年,《航空知识》创刊60周年,中国航母首舰第一戴明盟、C919总师吴光辉院士、运20总师唐长红院士、航空发动机专家向巧院士……这些航空航天领域的权威专家都来“奔现”——“我们都是在《航空知识》的启蒙下开启航空航天梦想的”。

他们中好些人对杂志社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在《航空知识》创刊60年的庆典上见到当年的主编,年逾八旬的谢德老人家。他们曾经都读过谢老先生发表在《航空知识》的文章,甚至有些在孩提时代还作为读者收到过主编的回信。

“随着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孩子对航空航天感兴趣。此时的他们需要专业的领路人,带领他们将目光引向太空,将梦想照向宇宙。”正是因为体会到一本杂志对一个人、一项伟大事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巨大影响,俞敏他们觉得再难也得干起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虽然在期刊圈不被看好,但在空天专业领域却是支持者众。在创刊号的扉页上,近30名院士联袂推荐。多位来自航空航天院校以及科研

院所的一线工作人员也加入了青年编委会。已经刊出的7期里,就有3位院士执笔撰文。

杂志的新生

“事实上,有五岁的孩子和我们在互动,他们大多是靠图片,了解和掌握科学细节的。他们觉得看起来过瘾、有趣,还用乐高积木去组装自己的火箭、飞行器。”编辑部里的邮箱里,每天都会收到小读者展示的作品。俞敏说,要让专家学者从书里走出来,手把手地和孩子一起玩转空天科技。

《问天少年》吸睛,有内容上的与时俱进,更有网络时代中的编读互动。

同样,立足于传承和创新的另一份杂志《十月少年文学》,2017年1月正式发刊以来,不断开创新篇章。

杂志在创刊之初,就将“可听、可看、可参与”作为目标,实行全媒体办刊的模式,刊媒互动。为了深入地服务校园,服务语文教学,培育文学新人,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如“小十月研学、小荷之声朗诵大会”等,为少年儿童搭建了一个阅读、创作、交流、体验的平台。经过6年的发展,杂志发行量从最初的单期五六千册,发行量至今跃升到了10万册。

“未来,《十月少年文学》将按照IP全产业链发展的目标,形成儿童原创文学IP孵化器,利用电商、社交媒体等现代手段,多渠道合作,嫁接新业态,形成‘小十月’品牌的全新商业模式。”《十月少年文学》执行主编张晓莉对记者说。

阅读是多元化的,期刊,仍有广阔阅读空间等待开拓。

至味在人间

赵壮志

了解一个作家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书,尤其是读他的散文。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皖河散记》《鲜亮的雨》《秋天响水》,是按徐迅写作时间排序的散文集,从中大致可以探寻出他的人生轨迹。

年轻时逃离农村,村庄却成了徐迅创作的源泉,很多散文都是对故乡质朴生活的书写。在《鸟群》中,他写道:“田野早已被收拾一番,田里还剩下什么,只有鸟知道……”《种瓜记》中:“但天晴的日子便是赤日炎炎的夏天,太阳烘烤着西瓜,瓜叶立即枯萎,藤蔓也渐渐枯死,西瓜像是患了脓疮,淌起水来,瓜田转眼就被太阳晒白了,一片狼藉。”写出了农民种地,靠天“赏饭”的悲喜。

读徐迅的散文,就像推开了一扇通往皖南的窗子,灵秀皖水与浑厚土地迎面而来,皖河文化如微风从心尖轻拂而过。他写天柱山,把石头比喻成天柱山的玲珑心,把湖比作天柱山的眼睛。而在《黄梅腔》中,“我是在黄梅腔的土地上长成的人儿,身子骨柔情似水是黄梅,歌如馨是黄梅,怕是化成泥土也仍是黄梅雨浸泡。”细腻而又有历史与文化的传承。

到了大自然,则变得格外敏锐。游记像是对自然的膜拜,“所有的植物在秋天里都显出了破败之相。偌大的园林宛如一个家道中落的大户人家,庭园衰微,亲人半零落——那些美丽的名字还在,只是已寻找不到它们的模样了”(《库尔勒的秋天》)。“细细地看那雾,慢慢地看雾妖娆地从山底荡起,忽而又如海啸席卷而上,忽而又如倒泻的黄河之水,忽而又如飘舞的纱巾……万般姿态,百般地缠绕着庐山”(《庐山雾》),这是文字渲染的磅礴与缱绻。

“那条路柔细如一股棉线,似乎悠悠纺织着我的童年……从此,我就像一只美丽的梭子蹦跶在那条外婆路上”(《母亲的外婆路》),这是亲情,在《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里,“一个人是会老的。皱纹宛如屋檐上生满绿锈的青苔,上面摇曳着荒草。老人头发花白,牙齿脱落,身边斜靠着一根锃亮的竹拐杖,那样子像是一部接近尾声的黑白电影里的镜头。”此情此景何止在皖南,在我们黑龙江的煤城,冬天也总能看到晒太阳的老人,他们就像煤城里常见的乌漆麻黑的麻雀,仨一伙俩一串地凑在一起。徐迅说:“父亲和他的乡亲裁剪着一块阳光的绸缎,然后紧紧地包裹住自己,就幸福地睡去了。”洋溢的文字,陡然照亮了我的悲伤。原来,我的父亲是去了一个温暖的幸福的地方,真好!

徐迅的散文有一种轻盈与沧桑相交叉、相融合的丰富内涵。比如,他在写地铁出口时,信手拈来“从地铁口出来,如同从一朵花里飞出”。这是徐迅的心灵感受和艺术表达。

跟着作家的脚步行走,使我这个土生土长的煤城人,抚摸到皖河特有的文化脉搏,体会到皖南特有的文化魅力,这就是徐迅的散文让我品到的至真味道。



沈世杰 [清] 徐迅 供图



阅读的种子

入伏以后的热浪并没有阻拦住热爱生活的人们。

周一下午,我路过北四环外的一个商业区,街面上复兴的人气明显可见,商业楼宇内的“烟火气”也应该热络了吧?怀着这样的念想移步进了楼群,在楼里没转两层看见一间营业面积不小的书店。

书店是不是也有兴旺的模样了?念头一转,我便进了书店。

意外的是,目力所见数百平方米的范

围内,除了一两个店员外,几乎没有人影。

这间书店以前我来过几次,店内专门规划出来的学生/儿童区域总是很热闹——或看书、或玩乐的孩童总是让书店充满生气。想着现在学校刚开始放暑假,也许那里应该有不少小同学的身影。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次记者竟然没有扫描到

人影。

“怎么没有人啊?”欲离开时,我问门口的值班员。“有啊。”他转身指着儿童区说:“那不是,我们有阅读的种子。”

我看见了。店员的回应也许是自嘲,也许是乐观。希望风雨之中的书店明天有彩虹。

因为只有一个学童独自沉湎于阅读的书店儿童/学生区块。

本报记者 欧阳摄

高谈阔论

还是回到阅读吧

属同一类心理呢?

我倒不觉得经典有过。不过,单向的培育之旅,恐怕不是良策。

再来看所谓的“艺术之美”。公允地说,美的观念并不必然是给定的,如果一定要给出限定,一般的解释是:艺术(品)是经验的产物,也即是杜威所说“艺术即经验”。关于艺术的认知是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随之发展出的理论,也是时间绵延中渐次系统化的。

然而,理论“成熟”另一面的意味,未必不是“经验的僵化”。比如印象派出笼之初,无论是写实主义,还是近乎完美的古典流派,都将之视为涂鸦之物,对之嗤之以鼻。其中的原因不是别的:既有的审美经验和艺术理论都难以忍受印象派在视觉和表现手法上的突破。

这是成年人的世界,当然也是后生学童必须面对的世界。

我们必须认识到,审美的共识,这个标尺化的基准不是绝对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就有形的世界、心灵的世界而言,我们的所知很少——很可能仍然行进在无知世界的路途。

冷养麦

近来,先是有教材配图的“美丑”潮涌,后又有人“新编”历史故事插图的纷争,一时好不热闹。

先来说儿童阅读。成年人撰写的童话“有助于”儿童的成长?也许,特别是那些跻身“经典”的童话故事。这是流行街市的“共识”。

真的是这样吗?我看未必。那些既没有心理研究,也未曾受过心理学专门教育的成年故事家,真的清楚儿童的心理世界吗?何况,我们正处在生活方式变化和多元化价值观并行的窗口。

就以享誉寰宇的“灰姑娘”故事来说吧。根据国外的跟踪统计和样本研究,孩童的“想象力”并未因之丰富化,反倒是“培养”出不少梦想天上掉馅儿饼的小脑袋。

不去归结这种论调。以当下的境况推想,倘若君有感觉到周边不乏钓鱼龟婿的人吗?“想象力”且很流行的说法是少女故事。而更广泛的,无性别区分之玄幻、修仙拥趸,那种偶得宝贝、突获大招的梦幻是否